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新編
第六回 先愁蓮瓣難逃難 十踏槐花頓勒韉

話分兩頭，卻說先生家中自先生出門後，師母勞氏已將安家之洋用完，兒子又患病不能起牀，心中著急，只得至先生平時相好處商借，誰知先生平時所來往者大半與先生不相上下，分文不能借得。無奈何，只得要往運使公家會會趙姨娘想個法子。說聲要去便換了衣襟，交代兒子幾句話即出門，原來師母是大腳極會跑路，一口氣便跑到，管門人進來回趙姨娘說：「師奶奶來了。」趙姨娘異常詫異，心想：「師母我家來是來過的，今日來到。必定有事。」剛要出迎接，誰知師母腳大走得快，三腳兩步早已進來了。師母見趙姨娘一隻手扶住一個不裹腳的使喚丫頭，旁邊立了一個八九歲小腳姑娘卻是阿蓮。師母連忙見禮，趙姨娘亦還禮，道：

「師母是轎來的，快開銷轎錢。」師母道：「我是走來的，腳能走不用轎。」趙姨娘又詫異又羨慕，口中說道：「師母家到我們這裡有五六里，為何跑得？」師母道：「不打緊，我們再遠些亦走得動，我若與姨娘一般小腳，家中粗重事又無下人，如何做得來？你家先生又是讀書人不能做粗重生活，一切劈柴、吊水、養豬、買米、上街走動均係我去，若不是我腳大，你先生呆捧書本早已餓殺了。」

趙姨娘聽了只是笑，師母又道：「姨娘不要怪，女人腳小不過男人看了歡喜，女人卻無用處，有好山水不脂遊玩，有好景致不能走到，件件要靠著人。若手頭有錢，生在富家猶好些，若生在貧苦家，這便叫無腳蟹。遇著長毛賊發火起來，這就了不得，真真性命交關。」

趙姨娘道：「好好的哪有火。哪有長毛。」

師母道：「姨娘年輕，大凡人世上這兩件事是料不定的，況且現年長毛信息緊，這浙東地方必定是要逃難的。」一面又指著阿蓮說道：「小姐為何？姨娘與你裹了這般小腳，豈不是無故受苦。」

姨娘道：「何嘗不是，這兩日固與他敷上印蓮散，誰知此藥卻不是好藥，這日反腫爛起來。這種藥可知是要騙人家的錢，真真上了他的當。」

師母道：「我見腳小的女人冬間必定要烘火，卻是何故？我們從來不曉得冷，火籠從來不用。」

姨娘道：「你哪裡得知，小腳是血氣被腳帶紮死了，所以異常怕冷，冬天火籠是一刻離不得的。」

師母聽了便說：「冤枉！我們腳固不要火籠烘卻也沒有空工夫，終日有事做了亦不覺冷。」

正說著，又見一個小腳丫頭年紀卻有十五六端上點心，又將茶碗沖了一沖，姨娘便請師母吃點心，師母用過了點心。阿蓮早坐在小椅上，趙姨娘遞了兩個與他，自己便走到運使公房裡，不知說了些什麼又走出來仍坐在原處。師母正要說借洋的話，只聽得姨娘說：「杭州現有信來。」指著阿蓮說道：「他的老子受不得辛苦，考了遺才便病了一次，剛剛好了又進正場，幾乎不得出場，二場卻不能進場，現在病得要死，聞已動身，看來不日便要到家了。師母家可有信來？」

師母道：「我們那一個，只要有文章做，那管家中死活，不瞞姨娘說，你先生出門，家中只放英洋十圓，不上二十天早已用盡，現在並柴米皆無，意欲向府上通通冬季束脩。」

姨娘聽了便說：「師母不要怪，這事我做不得主，要問我家老爺。」

師母道：「老太爺面前可為我說一聲。」

姨娘說：「老太爺不管事，說亦無益。」

師母無法，只得辭了出來，一口氣跑到娘家，問他娘借了一擔穀，自己叫長工挑至水碓中舂好，復回家看兒子，只一日跑得汗披雨流，自己笑說道：「幸虧腳大，方有飯吃。」又當了幾件衣服湊用了幾日。

其時已是八月廿六七，聞得西溪村監生魏老爺從場中病回來了。師母道：「我們家的不要生病才好。」正想著，先生陡然到家，見了老婆便說：「我今科必定中的，一路順風，三日便到家，連釐局中人況這位考先生滿面喜色，個個皆如此說，豈不是中的預兆？」

那師母聽了便對他面上一看，哪有喜氣，滿面皆是風塵色，說道：「你息息罷，你兒子病了多日，你進房去看看。」

那先生便進房間了兒子病由，說了七八句便出房說：「我的行李挑回來放在那裡，考籃內有三場文稿不可遺失，中了是要刻硃卷的。」

那師母哪裡知文稿是何物，說道：「我一概未動。放在中間。」

先生吃過了茶便將考籃打開取出文稿。聞得鄭芝苾亦回來，一直來尋芝苾，見了芝苾便欲將文稿取出要他批點。芝苾道：「文章是無憑據的，大凡中的人是中命不中文。」因此將文章仍放在桌上，先生偏要他批，將文稿捏在他手中，芝苾無法，只得將他三篇文稿略略看了一篇，說：「好極。」先生便請他加批語，芝苾即寫了八個字是「理到法隨，絲絲入扣」，原來頭題是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兩節」，此題須得先經起義作法方關合下文。孔子曰：「才難兩節微旨。」先生嫌他批得不對路。芝苾又將他第二篇第三篇看完，各加批語，又總批了兩三行，起來拱拱手說：「中是必中的。」先生喜得顛頭播腦，猶如已中了一般，便要看芝苾的文章，芝苾道：「我的文章無稿，哪個有這空工夫抄出來。」先生不信，芝苾賭咒說如有稿抄出來便是烏龜。先生方不便再說。仍坐下談這一個頭場好，那一個二場好，芝苾道：「我雖下場，我最嫌的是談文章，即使有命會中，我亦不談。我今年並非要想舉人去考，實係謀利起見。我實對你說，我年年下場。皆是為人搶替，就是我中了一個副榜亦是無意中得的。我每年下場，總要賺他二三百元筆資。我不過小時候所熟者八股，到了大時改不來業。所謂醬裡蟲醬裡死，即趁此得兩個洋錢用用。其實舉人我情願讓與別人中。所以我平日總不做文章，此種苦頭是吃怕了的。從前我考書院一夜要做八九篇，亦不過為利起見，眾人便說我好手，此二字我亦不願受。我今年已四十多歲，深悔從前將心思用人時文中，錯過了許多好機會，只因家無恒產，又生在七八代讀書人家，自娶妻室後，食口日多一日，不能供養，只得將錯就錯，如今是悔不過來了。若說中舉人，我有五六分章得住，你不看見我從前兩次為人搶替，皆是薦卷的麼。今年我聽他中不中我已得了三百英洋，夠用數月了。」

先生聽了心想：「這人卻是乖巧，原來是名利兩得的，我可是笨漢，只知呆做文章，從名字一邊想，便打利字丟開了，並且連一個副榜亦不曾中，真真令人愧死。」

一言不發辭了芝苾回到家中睡在牀上，老婆叫他吃晚飯，先生說：「不要。」老婆看見丈夫似有不耐煩情形，只說是望中心切，便恐丈夫心焦又要與他尋鬧，故借銀一節亦不敢與丈夫說。

又過了數日，卻是放榜日期，先生便不敢出門，故連隱仁處亦不敢來，誠恐不中被人笑話，此是下場回來做秀才的習氣。不知先生中與不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